

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月

晨報副刊

98

全國圖書館文獻
縮微復制中心

晨報副刊

十 四 年 一 月

晨報出版社發行

民國十四年一月三日（星期六）出版
定報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文學旬刊

第五八號
日五月一年四十國民
刊副報晨

記吳泰然君之死

王統照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盡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瑤臺，開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這一首宋詞，是今年初夏我在前門外某處借寓時為一位朋友寫的。那時正是輕暖微寒的時候，案上開殘的將離花菜，餘香散散，在燈影搖搖之中，一切都在靜默，寂寥。記得他要我寫一首詩，我說：「前幾天剛為你添了一打竹筴，為甚麼你又要我寫一把？可憐我這信手塗抹的字迹竟遇到你這樣的賞識，難得，難得！」

「笑話，」他將琥珀杯的黑色眼鏡取下來笑着對我：「不是，……我往後每一年找你寫一把扇子作個紀念，……你隨意寫罷，沒有詩，抄錄舊的都可以，……快快。」

我便將架上的樂府新聲取來，檢了一首短詞，匆匆揮完。他拿在手裏，一邊搖動着一邊重複讀去：「啊啊……好句子！二十年來除一夢，此身雖在——瑤臺……」不錯，有味的很，——劍三，我們二十多歲的人，方才能賞識這其中的趣味，人還不是鬼嗎？甚麼，……都是鬼事！十年來浪迹萍蹤，只不過如此，——此身雖在瑤臺……」

我聽他說這幾句「感慨係之」的話頭，本來

平靜的心情，也頓時覺得惘然！但我只管拿書本子微笑着道：「不錯吧？……我選的文詞總是好的，……呵呵！」

正在談話引起端緒的時候，僕人將晚飯開來，我的書案上尚有半瓶紫色微潤的勃蘭地，我們便對飲着。說些過去的事，朋輩中的狀況，與一些有趣味的故事，直到將近午夜，他方才走去，臨行時還說：「我還希望你看天之後再回北京，大家聚聚談談快活些，但是有合適的事情，我決定不南歸的。」

啊啊！這是這把舊扇子的歷史，這是我的筆友的遺痕，這是一個人間不幸者的死後紀念物，這是他死後我從他那灰塵對滿書冊零亂的屋子中檢回來的……泰然，你的矗立的影片高懸在你的屋子裡，不知你的靈魂曾否知道我又將我為你寫的扇子取回？……人間，時間，苟乎其生，茫乎何往？你二十七歲的苦生活從此雲散煙沈！你的豪邁恢爽的性情，逸思俊發的才氣，便都隨了你那放浪苦痛的屍體長埋在城南風墳中的一株榆樹的枝底，——在這樣風聲雲重的掩沒之中。

The hope, the fear, the jealous eye,
The exalted portion of the pain
And power of love, I cannot share.
But wear the chain.

我重記起舊日的遺詩，不禁淚痕與解俱下。

泰然——他是那樣的俊爽瀟灑，卓然不羣；

他是那樣的充實，沈著，思想卓越，但並不是空幻虛渺，散如輕煙，稍如明響；他自十三歲離家遠出，飄過丁十四年的浪遊生活：漢陽城頭的簫聲，黃岡水上的月痕，風沙漠漠的北京印迹，雲樹蒼茫的衡陽故居，一切的一切全在他隨死時呻吟的慘聲中銷滅；何況由他的性格學識中所顯示的，所偶然的在一時反映於我們心版上的，似可捉摸而不可捉摸，似能記憶而不能記憶的理智上的認識呢？死則死耳，如同胡明先生的主張：「或者捨不得人世的辛苦，也足以叫人們離世這塵世罷。」似乎死還有甚麼可悲，也沒有甚麼可厭，只是如蠟水在火爐上沸沸出聲的平凡，待至火滅燭灺，自然微聲隨之俱死。我們為何讚歎，為何欣賞，更為何悲痛，感憤，不能自己？

哦！將這些玄機妙理的解答問那別人去專門研究，——但我及死友，却不能不使我揮淚遺詞，寫出我伊鬱的胸懷。

泰然是這樣傳異簡單的一個人。他家在衡陽之南的會同，恰當湘西與貴州的來回孔道。而是亂山重疊，水流如箭的地方，他自十三歲離家到武昌去讀書後，來轉學北京，近二年中曾回其故里一次。而他的老父因債木排生意失敗，轉勢成疾，死於江中的帆船船上，那時他是一個人隨傷在側。船未抵家，忽遇匪劫，將他掠在深山中過了四十天的非人生活，好容易土匪招安，他逃得出性命，連他的父親回籍，遂即重病一次。這時他的不幸的家庭，已經拮据萬分，家中只有他的老母與無一人。後來他重復回京，還是親戚給他的路費，然而剛好一年有半，遂將病勢發：心臟的損傷，熱病的轉劇，下部的麻痺，肺病的利害，終於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凌晨五點四十五分死於中央醫院。

我不是為他，——這不幸的朋友作傳畧，自然不必多叙，但我覺得他死的是這樣奇怪，這樣

發處售
出版部大書局

送贈
國馬克票百萬元
現值價值
不多將來很有希望

本號目錄

記吳泰然君之死	王統照
中國詩學大綱第三章	楊鴻烈
無題	E E
除波	王衡
別我婆娘	周靈
愛之力	劉永安

的。而伊登的揮舞，慘劇的打擊時，還要叫他起
矩步行，那麼，他要向這樣冷酷寒涼的人生行程
中認識自己將要用何方法，泰然之飲酒無量，（
但自今秋便已不能飲了）似乎有取死之道，但我
終是這樣的想：不死於利祿競爭，權力操心，而
死在涓涓的醞釀之下，未嘗不是人生的消遣方法
。甚麼「不朽」，「偉大」，「永久」，騙己騙
人的名詞，在不過是「過邊廂」，負手間步舞的
聰明人所想出的話頭；甚麼善與惡，真與假淺淺
，光明與黑暗，枯落與榮華，一樣的，各人會想
法來消遣，來自娛；但我們要記得：人間世是有
無許的潛力，牠能以追逐，迫逼，引誘，陷入我
們，……不過機會的造成不甚相同罷了。

說甚麼「境遇」二字？泰然不是爲境遇所限定的人，他雖然是過的當丁皮夾換衫，夜間查一床褥被睡覺的生活，不過浸會絲毫擾及他那博博大奇偉的胸懷。而人間的腰痛我總也是他致死的一個原因。我自然知道他家境的艱難，但是他死之後，我查點他的家信方使我的證明發現。因爲他雖困守着這樣無秩序，這樣窮苦的生活，但他沒曾將他母親的來函說與我們聽過。……他不過是一個大中學畢業的學生，一個新聞記者，他不能將傲骨挫折去乞求，去乞憐，去拿金錢；然而他一個人無論如何，終不能餓死填溝壑，可是今秋孤苦的老母，親筆寄與他的信，望他寄幾十元光洋去購衣吃飯，——似乎他的家屋也沒有了。寄居在他處的老母這樣的悽慘，他沒計向我們提過，但他那時已竟病體衰弱拄杖而行了。

他富有文學的天才，藝術的遺傳性，（他的母親擅長繪事）可惜時間上不能使他有好好創作的機會；他有令人可佩的記憶力，可惜不能安於於讀書。但他作的小品文字，他對於書籍的見解，究非常人可及，然而這些事他並不復置意的，他

最高興的是十五六歲時在武昌工業學校讀書，時值寒冬，往往自己提著酒瓶子，登武昌城樓，倚梅花樹下四望雪海，一邊吹簫，一邊獨飲，不醉無歸；再則是在北京，夏日天方破曉，一人携笈負囊，越光農壇的垣牆，在綠松林中遊行，帶紅日初出即重複出園。還有他最願意的，是說些俠義的故事故作下酒物。……總之他是浪漫而不是頹廢，他是率真而不是粗獷。

他致死的原因，是熱病，而由於去年春夏在匪窟中所過的非人生活，（其詳見他所作的南滿洲的痛記中。）他去醫院時實強一發，不過是朋友們的贊助，但臥床兩週，還不能再起！尤令人可痛恨的，他死前三日，尚接到遼隔數千里交通阻斷的他的母親一封電報問他在此安否？他一日夜並不能說一個字，只是目赤痰盛，向口外一絲絲吐氣，而呻吟慘慄不絕。

一個人平凡的死去那裏有值得紀念的價值？

——一般人當然這樣想。其實紀念甚麼？細胞的冷卻，血液的停止循環，呼吸斷絕，完了，一切俱消歸無有。一顆鬱金香的枯委，一片秋葉的飄墮，一個飛機死在燈畔，幾會見人們爲之惋惜，爲之感動？何況在這樣傾軋爭鬥的人間，死去一個青年！固然死是不足畏怖的，不足驚奇的，「自然現象（自然現象）」的名詞，我們的耳膜中聽見科學家說得十分飽滿。——或者死而復活，在死後也未嘗不是一件自惜的大事。但人的「生力」，青年的「生力」，竟在荏苒蕭條中隨了他那堆爛遇，時間，俱深深地埋入黃土牆中，一身拚棺，一切身有，聽着霜風號空，枯枝墮響，這是何等慘惻悲涼！

『二十年來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無意寫的寫在他的竹簷上，極得過多少哀調，預兆，夢境呵，青年的夢境！

凄迷，蒼茫，淚痕與血跡，憂患與希圖，狂樂的悲傷，……

都埋在大雪後新墳下。待到何日，你的夢境歸來；重復？

十二年除夕。

中國詩學大綱 楊鴻烈

第三章 中國詩的起源

詩的心理的起源說——子夏（？）班固沈約王灼朱熹徐禎卿錢謙益吳偉業魏應等——鍾離徐陵韓愈歐陽修從人事方面的變動引起的感情而說明詩的起源劉勰文心雕龍和陳機文賦專從自然環境所激發起來的感情而說明詩的起源這些說法的可察和不能滿人意的地方

詩的歷史的起源說——孔穎達以詩起於神農——這說的無稽——鄭康成以詩起源於虞舜——黃燠沈德潛以詩起源於唐虞或虞舜——朱先生的有價值的追記說——虞舜時代有無的可疑——顧頡剛先生以舜舜為春秋後期起來的想像的依托——以明良喜起歌頌舜歌為虞舜人所作又不合一般詩歌起源的原理——詩學家所公認詩歌起源於民衆的根據——詩經為中國詩歌最古而最可信的書——並與中國一般詩歌起源的原理相合——詩的歷史的起源說最後的判定

中國古書理論及詩的起源的雖不在少數，但很零碎雜亂，不成系統，我現在勉強的拿他們分為二大類：（一）詩的心理的起源說，（二）詩的歷史起源說，這二種說法在以下我都分別的加以評判。

（一）詩的心理的起源說 這種說法便是不顧歷史上的事實怎樣，只就人的心理方面來考

中國詩學大綱

楊鴻烈

第二章 中國詩的起源

詩的心理的起源說——子夏（？）班固沈約王粲朱熹徐鉉韓偓蘇軾吳偉業錢謙等——鍾惺後陸隴其歐陽修從人事方面的變動引起的感情而說明詩的起源——劉勰文心雕龍和陸機文賦事從自然環境所激發起來的感情而說明詩的起源——這些說法的可靠和不能滿人意的地方

詩的歷史的起源記——凡爾登以詩思於

國古書論及詩的起源的雖不在少數，但雜亂，不成系統，我現在勉強的拿他們分類：（一）詩的心理的起源說，（二）詩起源說，這二種說法在以下我都分別的加

(一)詩的心理的起源說 這種說法便是不

無題

你為什麼要偷偷地看我呢？

我正在鮮碧的草地上靜靜地向前走，偶然一回頭，你雙目的光線正偷偷地射着我。我的安靜是停止了；在照耀着我的陽光中，我化成了一片薄蕩不自主的浮雲。

好像在一個靜悄的夏夜，池邊關關的蛙聲也停止了，忽然一縷銀色的月光，撕破了陰沈的雲幕，蕭蕭的碎碧開始和這月光舞蹈。

好像在一個岑寂的黃昏，只有時聽得到一兩聲蝙蝠的嘶喊，一顆明亮的星兒，孤獨地出現在無邊的藍空，院落中陰影間的白色花朵，開始在這閃爍的星光下微顫。

好像在一個如死的深黑的池塘，沒有一陣清風，將塔內荷花的香氣，傳送到雜草亂生的岸上，一點金色的流雲，忽然飛過沉靜的水面，一個漪漣波紋，閃閃地映着蠟燭的光輝，從岸的這邊漂到那邊。

我是不敢看你的。當你在我面前走過時，如果我的雙目要羞怯地射着你，你就要傲慢地抬起頭，玫瑰般的唇一動也不動。我是不敢看你的。

一九二四，北大。

一切全爲愛！……

(完)

愛我的真過於爹娘，
我如何的孤負了他們的心腸，
別此父母之邦？
臨行，爹娘於聲吩咐早還鄉，
不知風雲亦變化無常，

而且該是淒涼的秋風，吹來的也只是一種溫潤近枯的草枝亦活潮潮地飄着，似有應的樣子。我心底的——我靈魂亦正在和愛人擁抱着。

我爲愛而來

一切全爲愛——

「批評與罵人」(通信)
民國十四年一月三日(星期六)出版
定報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歸與 實價一角再版將罄
北京晨報出版部寄售

晨報副刊

號一第年五二九一

知識階級的新使命

丘景旂

又開始用十四年的新歷日了，我國自命爲知識階級的人們，還在那兒昏昏沈睡，度那無自覺的灰色生涯，對於時代重壓下的呻吟，和矛盾生機中的煩悶，仍舊因循着沒有解決的勇氣，恐怕儘管如此下去，永久也掙扎不起來了。耐不住煩悶的苦痛，徒然呻吟悲呼着，只不過暴露自己的脆弱罷了；不去奮鬥，只怨着別個階級太殘酷，那末，乞丐風人類缺乏同情，也不可說不是頂漂亮的一個理由。

我對於中國知識階級的新希望，並不是像人家一樣，望他們去革命和有堅強的組織。然而我未始不希望知識階級革命，我更希望知識階級自己革自己的命，我未始不希望知識階級有堅強的組織，我更希望知識階級與勞動階級結合；我這稀希望，實在用不到我來說，自命為知識階級的人們，若明白自己的身分和所處的地位，早就該有澈底的覺悟。但是今已開始用十四年的新歷日了，他們還在那兒昏昏沈沈，度那無自覺的灰色生涯，真可謂太盲目太無知了。

最沒有自覺的一種事，莫如他們自稱為知識階級以別於其他階級。這種名稱，其概念之曖昧，真是窮無僅有。試想那一種階級沒有知識者，若說知識階級是各種階級的知識者之集合團體，那就更屬荒唐滑稽了。可憐自命知識階級的人們，

對於實際生活上之奮鬥力和持續力，既遠不及勞動階級，而威權和金力，又遠不及資本階級，獨有虛榮心和利己的個人主義，却比誰也來得大。

從全般社會的機能上看來，所謂知識階級和勞動階級，實在沒有兩樣。何以呢？因為以地位的優劣分類，社會上不過兩種階級：第一階級，所謂處於指揮者或支配者之地位的，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威權階級，或資本階級（實在這個名詞也不妥得很），第二階級，所謂處於從屬的被支配的地位的，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勞動階級。勞動階級中間，又可以分作兩類，一種是狹義的勞動者，就是筋肉勞動階級，還有一種，就是知能勞動階級。筋肉勞動者，除賣筋肉的勞動力與第一階級以外，沒有別種的生活手段，知能勞動者，除貢獻他的知識和技能以求得代價外，也沒有何種生活手段。現在一般人所稱為知識階級的，概言之，就是指這知能勞動階級而言。

倘我上面的分類沒有錯誤，那末，現在所謂知識階級，他們的地位和利害，與筋肉勞動階級實在沒有兩樣。既然同地位同利害，何以我們看上去好像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兩個階級呢？據我想起來，這也無非是一種傳統的偏見有以致之。何以以爲呢？因爲在一種知識商品供給缺乏的時代，有知識的人往往能夠擲到較高的地位上去，同第一階級的人一樣，也可以指揮一切，這種的虛榮，一代一代的傳下來，不知不覺之間，他們忘記了本來面目，也就夜郎自大起來了。在這個時候，他

們自翊爲優秀分子，且以爲社會的繁榮，是他們的原動力，一切的文化，是他們的創造，而一般社會對於這種人，也不知不覺生出了一種尊敬的迷信。

然而生產和需要是相互爲因果的，當這種社會商品製造極容易的現代，生產過剩的現象，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所以知識階級的失業，也自然是當然的結果了。他們既沒有資本和權力的武裝，又無筋肉勞動者的鐵腕，可以自食其力，然而對於自己的地位，又仍舊毫無覺悟，還要自欺爲社會之最高指導者；爲這種的虛榮心所驅迫，於是遂不得出於人格賈徑一途，以冀僥倖於一得。萬一際遇良機，又不自覺的趾高氣揚起來，對於自己從前智能勞動的面具，早已棄之如敝屣，日自以爲現既居於第一階級支配者之地位，當然不能再和第二階級的人合作，於是更從而惡意應用他們的智能，對於第二階級的人，加以種種巧妙狡猾的半籠，和殘酷的壓迫。這種的現象，遂使第二階級的內部，成爲永久的崩潰，而第一階級和第二階級，亦遂成爲永久隔離的一條鴻溝。智能階級，本負有構建第一階級和第二階級的使命，今他們反與工動士，在二者間鑰起不可逾越的高牆來。我們追溯古今的歷史，就可知廢成這種嚴酷階級制度的由來，智能勞動階級，雖不是其中的禍首，也是助桀爲虐的副兇。

柏拉圖的國家論，也曾把國家的組織，分作三個階段。就是最高為智者階級，立於統治者的地位，其次為武士階級，最下為農工商階級。我們從表面上看去，柏氏此種嚴分階級的國家說，似乎也是贊成階級制度一流的論調，然而根究他的真意，如知決不如是。因為柏氏承認國家的目的，是在求得唯一的道德觀念，所以國家組織的第一要件，完全在教育個人，使他們去得到道德的生涯。換言之，即個人道德生活的全體是國家

最終的目標。不過他這根 Utopia，始終沒有實現。僅僅是一個 Idea 就是了。但是回過頭來看現在的中國武人，反居了第一位，所謂本該在第一階級的智者，到做了從屬品。我想這種現象，若叫柏氏看見，一定說中國人的墮落，已經到了極點，除永久和 Idea 絕緣外，決沒有第二種辦法了。

顧柏氏的國家論，可知人們唯一的目標是德，然而回顧現在中國的知識階級，他們的不德，直到了如何程度？人格的賁淫，真是智識階級破產的宣告！無怪創世紀上說：人自從吃了開知識的禁果以來，就被神逐出天國的樂園，而水久墮入苦痛的人世。然而我們人既天生了我兩隻腿，自然想走，會走了自然想跑，有了腿不去想是做不到。這樣看來，知識的罪惡，還是用知識去救濟罷，這也是醫學上所謂一種等質療法呀。

知識階級應該毅然去丟掉那種傳統的自負心和虛榮心的時期，已經到了。趕快把背透眼睜睜開，看一看自己國有的地位罷。要明白你們唯一的新使命，是在你們仍舊回到國有勞動階級的營陣裏去，守住你們共同的戰線，做一個勇敢的戰士，再不要在那兒昏昏的沈睡，去度那無自覺的灰色生涯了。

六 日 目 録

知識階級的新使命
天才的研究
大學入學考試之商榷
小品六章（五）慕
桃課似的豐收鄉
同音
丘景辰
鄧耀東
陳東原
郭沫若
田仲之
率 若

大贈送 國馬克票百萬元 贈送大美人畫壹張 此種馬克現雖值錢不多將來很有希望

天才的研究

目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寄

蘇耀東

本篇係作者一年以來在斯丹福大學與推孟博士研究討論的結果，曾在斯丹福中國教育學會報告。其文字淺俚，思想浮泛，本不足質諸大雅。但關於本題參考資料，自信搜集不少，亦或者可供研究天才教育者之參考。

作者附誌

一、天才的定義和性質

天才是否意思？在英文上叫作 Genius 有天才奇才的意思，拉丁文中的 Genus 則係指一種與生俱來的神靈，和此意亦可互相發明。在中文上這個名稱的意思很明瞭，就是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那上智，有若所謂「出於其類拔乎其萃」的聖哲。現在我們可以下一個定義：天才就是天生的出類拔萃異乎尋常的那上智。

關於天才性質的問題，各家學說不同，我們可分兩段研究：(一) 歷來關於天才的學說。(二) 天才者的自述。

(一) 歷來關於天才的學說

歷來關於天才的學說，約可分為下列六派：

- (1) 神靈支配說，(2) 病態心理說，(3) 潛伏意識說，(4) 特別動力說，(5) 幼小教育說，(6) 天生智慧差異說。

(1) 神靈支配說 這派謂天才者係由一種神靈所支配，故能先知先覺，如希臘古哲的神異說 (Supernaturalism) 和基督教的神神說 (Inspiration) 都屬此派。

(2) 病態心理說 倡此說最力者為法國學者穆魯 (Moreau) 義大利學者明布魯梭 (Lombroso) 和英國學者尼司拜特 (Nisbet) 等。穆魯在他所著的病態心理學 (Psychologie

Murble) 書中說天才由於神經系受劇烈刺激所致，明布魯梭在他的天才的人 (The Man of Genius) 書中說天才是一種道德上的癡狂，尼司拜特在他的天才的癡狂 (The Insanity of Genius) 書中也說天才和癡狂都由於神經系失其平衡或神經過敏的病態所致。這幾家的學說，都認天才為一種病態心理，但究竟天才與病狂有無直接關係，並無有人能證明。明氏書中所舉歷代各國名人尚佚事，似乎偉大人物常不免有放浪形骸的舉動，但不能因此即可斷定天才與病狂直接的關係，所以近世心理學者，多不承認此說。

(3) 潛伏意識說 這派學者以天才為一種潛伏意識的爆發 (Eruption of the subconscious) 如牛頓忽然由蘋果落地而想起地心吸力，瓦特忽然因茶壺蒸汽汽湧而想起蒸汽機關的發明，這種奧秘的靈悟性，照這種學說解釋，都不外潛伏意識一時爆發，並無神奇之可言。但這種潛伏意識何以能爆發？倡此說者亦不能為滿意的答覆，所以我們不能相信他是對的。

(4) 特別動力說 這派學者謂天才的人都賦有一種特別動力，使他能堅忍耐勞利用他的各種能力。英國學者愛登士 (H.A. Ellis) 把這動力叫作酵素 (Fermentive element) 法國學者格拉色特 (Grasset) 把他叫作情感 (Tendrement) 又法國學者姚利 (H. Joby) 把他叫作調和性的能力，英國學者邁爾氏 (E.W.H. Myers) 把他叫作利用潛伏意識的能力。但究竟這種能力是甚麼東西？倡此說者並無確切明瞭的解釋，所以我們不能承認他。

(5) 幼小教育說 這派學者謂凡人秉性相差無幾，不過天才者因幼小時受過適當之教育，故成就較大。德國教育家韋德高爾 (Karl

Witte) 曾說「凡平常人如能受過適當之教育，都可變成偉大人物。」這種學說的根本原理，就是因為人當孩童時腦筋的柔性最大，所謂「鐵熱易打枝幼易曲」，凡欲養成偉大人物，均須於此時有特殊之鍛鍊與陶。這種學說已經許多教育家去實驗，頗見效果，如韋德高爾之子小嘉爾 (與他父同名) 十四歲得博士學位，溫納 (J. Weller) 教授之子福白特 (Nadett Weller) 十六歲得博士學位，塞的士 (B. Selts) 博士之子威廉 (William Selts) 十四歲時即在哈佛大學講演數學，司徒奈夫人 (Mrs. W. S. Stour) 之女六歲時即成小詩家，——這幾個天才兒童的成就，據他們的父母報告都由於受過良好家庭教育所致。但是這幾個兒童，是否真性過人，吾人不得而知，故不敢斷定其完全由教育所致。所以這種學說亦有缺點。

(5) 天生智慧差異說 這派學者謂天才者的心力與常人比較，只有量上的差異，並無性上的差異；就是說天才者所有的各種心力如記憶力思考力想像力等，常人亦有之，不過天才者所得獨厚，其智慧之有低下，正如體格之有短短，耳目口鼻之有大小耳。由這種學說講來，天才者既非過神，又非病狂，也不是因為有甚麼神秘的動力或潛伏的意識，不過得大獨厚，所以能與常人受同等教育，在同一環境下，而能有超越尋常的思想和舉動。近世心理學家多承認此說。

大學入學考試之商榷

陳東原

(一) 事實上的問題

我對於大學入學考試一事，曾經有過很久的注意。去年冬，就與同志所組之高等教育訪問社，費一部分時力，專調查北京各大學入學事件。結果覺得：一、各校考試本沒有標準，淺的太淺，深的太深；二、中學畢業生的程度太不齊，好的看不出怎樣，壞的簡直笑話。這便確實造成了程度之不齊。當然這和錯處，應當怪辦學的人，誰知這種痛苦，便落在學生的頭上。據調查，去年來北京投考的，不下五千人，而國立八校所能容納的，不足九百人，其餘四千多人，不是回家，便自然去進私立大學，但稍有聲望的私立大學，於招生亦甚有割抉，完全操縱的私立大學，有些人又不願進，其實在也不能進。所以到頭來總有好一些學生，無路可尋，在公寓裏度散漫的無拘的浪游生活。

今年升學生數目，訪問社還未着手查詢，但投考北大一校，已有二千五百人之多，抵取錄了二百零五個算來也不過百分之二。較之十二年度，成績雖高(注)東南大學應試生，今年是571人，錄取1人，百分率亦只百分之二。約略看來，投考的人太多，升學的機會太少，已是無疑的事實。北京之私立大學，專門在外，去年只十一校，今年竟增到二十一。如此突飛猛進，何嘗不用些投機的心理？在政局如此混亂的時代，國家教育經費如此困難之下，私立大學是應當培植的，獎勵的，但社會問題如此繁複，使一般人辦私立大學為種種投機，正是不幸的現象。而其竟竟貽於腐敗的青年，文化，教育，都受有很大的影響！這是教育家應得注意的。

連私立大學也未進上的學生，或者不願進私立大學的，自然都受了若許刺激，「事到難關念轉平」，不用說，青年的志氣，消沉了不少。豈但如此：因灰心志願的也有。所以這中間應分作兩派：一派是回家的，一派是留在外邊的。回家的一派，又有兩條路：一，在小學裏服務，(他種服務也有，不過在小學裏較多)二，在家

晨報

有備

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 訂閱費：每月一元二角... 廣告費：每行每日五角...

洋還要遠點。『望呢，真所謂「土掩平曠，屋舍儼然——阡陌交通，雞犬相聞。』胡適之先生認為豆腐乾式的井田制，一塊一塊的放在眼前了。河渠，橋梁，田舍，水門，溝洫……密密麻，排列得像棋盤子一樣，多麼好看！田中的棉花，玉蜀黍高粱長得非常茂盛，正在開花，抽絲揚穗。所經過的馬路寬約二丈，寬闊在堤的上面，與河渠電線平行。路旁的楊柳，一路照照我們，被夕陽反照，現出燦爛的金黃色來，南風習習吹着，一俯一仰，時常把枝葉兒飄揚在我頭上，新鮮又唱出美麗的歌聲，都表示地鋪幸運，和歡迎我們的意。那時我身體心靈都覺着涼悠悠的，出神細味眼前的趣味，忽然隨的一聲，一輛天青色的長途汽車，從前面轉過的地方，飛也似的駛來了，把我一驚。哦！這是交通便利所賜我們的。過了一堤西好，又經海復鎮——蘇牧鄉的市場——有碎石鋪成的馬路，有高大宏壯的舖面，有維持治安的警察，有小菜場，公廁所，電燈廠，長途汽車站，郵政代辦處，公濟典，自治公所……『蘇蘇鎮小，肝膽俱全』不特內地的鄉村市鎮少有，恐怕許多縣城也沒有如是幸福。蘇牧鄉，可惜你太小了，容不下許多多難困苦農民呢！

海復鎮距鎮公司還有二里多，車仍繼續通行，出了鎮之北口，過河到第二堤上，離鎮最東的一段，氣象更不同了。路旁排列許多廣告牌，縣道里程表，長途汽車價目表。路身寬約三丈，比從前所經過的更為修潔。旁邊第一排是多青樹，修剪得像一團圓，頂上出了許多白花青子。第二排是楊柳，高約二丈，粗幹長條，表示他年深久遠。再過是灌木籬落，籬落外面種植許多紫葳，石榴——二種都在開花——桃，李，烏桕。籬下現有金針，楊子，六月菊，香茅……等草花。與上下相掩映，深紅翠綠，淡白鵝黃，那不是一幅圖畫麼！加以路旁河水的倒映，落花隨浪的風聲，鶯鳴從中的喧叫，這是我夢想不到的佳境。『夢

『四川話——「夢酒？」——江南話——我的同伴G君K君忍不住的叫，我心裏默默的也隨他們一聲，「真不錯！」

『先生，快要到了，那邊樹林密密地一大院房子，樓上紅旗高掛的，那就是總公司。』車夫向我們說。我們抬頭望了一眼，果然那重大房子快要到了。距大門還有幾條路的樣兒，我們就下來把衣服整理一下，拍拍灰，將校中的介紹信和自己的名刺拿出來，一直到了公司門口，莊嚴而且雄壯，投給門房……請……會總賬房……沐浴……吃飯……休息……睡覺……做一個游桃花源

回首

萍若

我家從簡陋的茅廬遷進古舊而龐大的幾代相傳的老屋的北院，是在秋節的前幾日。我進了那裏，心坎上忽然發生了無限的，說不出的，新的快感，大約是因為這老屋住我們家族中是很占重要位置的，而我又是在茅廬裏的孩子；還有一層顯明的原因，便是老屋裏有大媽和么媽兩家同住著，兩家的孩子們大都是和我玩得的。

秋節過去以後，我漸漸的感到不可幸免的危險了，因為村裏的老師定了二十二日開堂，到那時父親是要督着我去的。看着眼前的這樣快樂的景象，却生出的要我撤了去，口裏雖然不說什麼，小小的心靈已十分的驚恐了。許多同伴的孩子仍是一直高興的玩，對於我的傷感一個也不會來發覺，更不能希望他們給我的慰籍了，於是我又深深的感到孤獨。到了開堂的日子，我便哭喪着臉，提了書箱，給父親監督着上學堂去了。

一天午後我散學回來，院裏的同伴們一個也找不着，祇得跑到么媽那裏，看媽收拾屋子。

『你將這些屋子移空了，是要個給別人來住的麼？』

『是的，九舅爺要搬到這里來。』

『是素姑娘的家麼？』

『是的。』

『那麼，素姑娘也要來的麼？』

『是的，素姑娘也要來的。』

『多久才來呢？』

『不久了，我將這些弄好他們就要來的。』

我心裡忽然快樂極了，我說：『么媽，我替他搬一些罷！』一邊隨他指揮我搬着家具，一邊細細的想。

我看見素姑娘是在么媽家的姐姐出嫁的時候。那天午後，我在學堂向老師辭了個假，說我父親叫我早些回去。老師准了我，我便悄悄的換着山麓樹林邊一直走向老屋去。到了那裏，我姐姐已經先來了，她問我：『怎麼這樣早就來了呢？誰是送學了！』『誰是送學！老師叫我來的。』因為他頭痛了。』她還問了我幾句，我紅着臉不和她說了，使氣的將書箱擲在面前，說：『你給我帶回去罷！』便一溜煙跑進屋子來。

找着了么媽同伴，他們說：『到外面起房子去。』我說：『不行，我是不去的，怕我父親看見了我。』商量了一會，結果依了我的提議，在屋裏收拾新姑娘的事。彼此七手八腳的將客室的椅凳全搬到廚房，先將新房佈置好了，剩下的器具也來做個小客室；一個同伴將平時做就的花籃拿出來，從新浸了水，便『嗚嗚』的吹起；派幾個到廚房裏去偷了幾樣菜來做我們的晚餐。什麼都預備好了，我忽然想起，向他們說：『誰做新姑娘呢？』大家遲疑了一會兒，么媽家的宜弟說：『去找素姑娘來，要她做。』我們都贊成了，便叫宜弟去找。『新郎是要我做的啊！』我說了看看大家。一個說：『你倒要得的，但是你臉上的鼻涕要洗去才好，那個新像花臉呢？』大家都笑了。我非常高興的跑到廚房去，找着

素姑娘是昨天才來的，我還不會認識。很快的擦臉出來，她也來了。她穿着涼綠色的衫子，小小的臉上面點了些粉，又染了兩圈燕支在兩邊腮兒上，眼珠清靈靈的，薄薄的嘴唇微微的顫動着，她見了我們，很不好意思，俯了頭，細聲的問宜：

『叫我做什麼呢？』

『要你做新姑娘，做不做？』

『不……』

她身子扭了扭，頭也隨着搖了搖，轉過面去，要走了。我趕快向宜丟了個眼色，一雙腳在地上蹲了一下，悄悄的叫：『你勸勸她罷！』宜走近進去，笑着臉向她，說：

『不要緊的，你做新姑娘，好不好？』

『不……』

她回頭看了我們，我們也都看着她，她又低低的俯下頭去，慢慢的走了。我們祇眼睜睜的看看，再沒法叫她轉來。

我覺得失望極了，這那活靈靈的眼珠祇隱隱約約的在我眼前直晃，我也低了頭，不說什麼。他們也都轉臉的沈默了一會兒，彼此抱怨着將椅凳搬了轉去。

幾天以後，么媽家的喜事完畢，素姑娘便和她母親一塊回去了。但是她那一雙活靈靈的眼珠却仍深深的留在我心裏。後來我問清了她是么媽的內侄女，她的父親我稱做九舅爺。

這時么媽告訴了我素姑娘將要搬到這里來同我們一塊兒居住，我心裏忽然快樂極了。『雙活靈靈的眼珠又鮮明的在我眼前晃起來，腦子裏便很快的翻湧着許多將來的，快樂景象的幻影。』

『怎麼你又將這個仍復拿了轉來？不是給你說將他搬到這里去嗎？』這樣驚異的這樣問我，我忽然發覺笑了。

現代評論

第四期 目錄

小小日報出版預告

鄧拙園啓事

就治病喉經感觸出深居養病之餘勉事

晨報社叢書第六種 小說第二集

晨報副刊

號二第年五二九一

天才的研究

郭耀東

(一)天才者的自述

我們常聽人說「惟天才者能知天才」，所以我們現在要問那天才者領教，看他們對這個問題有甚麼見解或經驗。世界上最著名的電學發明家愛狄生 (Thomas A. Edison) 說「天才百分之一是遺傳，百分之九十九是血汗。」「天有一位他的同事談到他的天才，他說『不要胡說！我告訴你天才只是辛苦工作，百折不回和常識。』他又說『普通知識，是想像之本，真想像，人與動物無異。』牛頓說他的發明由於常常思想所致。法國大哲海尾下士 (C. A. Helvétius) 說「天才不外勤讀的注意。」英國大歷史家麥基爾 (T. Carlyle) 說「天才是一種超越尋常的耐煩能力。」法國大博物學家巴方說 (Buffon) 「天才不外一種延長的忍耐力。」美國大哲學家杜威氏 (W. James) 說「天才實不外一種不隨習慣的認識能力。」

據以上各天才者的自述，似乎都不承認他們得天獨厚，不過歸功於專心致志和堅忍耐勞等特性。但是我們要問得天才者因有這些特性，愈能發展其天才，並不是說人人都可因堅忍耐勞就可變為天才。據美國心理學家施塔曲 (D. Starch) 博士調查，美國大學三四年級學生所感求學的困難，百分之五十六是由於不能專心致志，可見專心致志，亦非勉強可以學得。但是天才者並不局限於

一種才能，乃由多種特性集合而成，所以我們不能說專心致志或堅忍耐勞就是天才，對於天才者所說的話，不能完全承認。

二、天才的測驗

歷來研究天才的方法，約有三種：(一)死後解剖研究法，(Post-mortem examination) (二)傳記和統計研究法，(三)智慧測驗法。

(一)死後解剖研究法

這個研究法，就是將天才者死後解剖，推算他腦質的重量，與常人腦質的重量相比較，看孰輕孰重，以定腦質與智慧的關係。據施皮滋加 (E. C. Spitz) 的報告，常人腦質的重量，平均約一千三百六十格蘭姆，一百餘偉人的腦重，平均約一千四百七十格蘭姆。偉人的腦質，似乎比常人的腦質約重一百格蘭姆。但是我們要曉得人的智慧的高下不完全與腦之大小成正比例，因為腦中神經細胞，僅占百分之二，其餘則為血管、流質，和纖維質。且神經細胞的排列和機能，亦與智慧有關，故不能僅以神經細胞之多寡，定人智慧之高下，其理甚明。

(二)傳記和統計研究法

這種研究法，就是搜集歷代名人的傳記歷史，或調查生存名人的履歷事實，為歸納比較的研究，於多數事實中求根本的原理。最初用此方法研究者為義大利學者明布魯梭和法國學者羅倫等，專搜集歷代名人遺聞佚事以證明他們的「天才瘋狂學說」。但這種研究法，流弊頗大，近世學者批

評他們的證據，是選擇特來的證據，不合歸納的邏輯。

其次用統計方法研究天才者有英哲戈爾登 (E. Galton) 他對於天才問題，有三種重要出版物：(一)遺傳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 (二)英國的科學家，(English Men of Science) (三)著名的世家，(Nobility Families) 戈爾登的重要論點，就是要證明天才出於遺傳，故拿各名人的家世歷來作證據。此外又有瑞士學者蓋道爾 (Candolle) 的科學與科學家的歷史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ants) 英國學者愛德士的英國天才的研究，(A Study of British Genius) 法國學者奧丁 (A. Odin) 的偉人的天才，(Genese des Grands Hommes) 美國學者伍至 (F. A. Woods) 的皇家智識的遺傳，(Mental and Moral Heredity in Royalty) 姚達 (A. H. Yoder) 的偉人孩童時代的研究，(The Study of the Boyhood of Great Men) 葛太爾 (J. M. Cattell) 博士的美國科學家 (American Men of Science) 等。這些著作，都不外根據傳記或調查，用統計歸納的方法研究天才者的家世特性和環境。因研究者的見解和徵集的材料不同，所以他們的結論，亦不一致，或偏重遺傳，或偏重環境，要點紛紜，莫衷一是，其詳細辯論，容後陳述。

(本節完)

無限性自由的經路

景尼

酒、戀愛、宗教

人們的意識達到相當程度的時候，每覺到心中有所說不出的壓迫，對於這種壓迫，我們想從人生的事實上求說明他的由來，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為這種煩悶的本身，就是人們求自由和想打破有限的存在去得到無限性的投影，至於

果真有沒有自由，果真有沒有無限的境界，這種事難超出人們意識之外，但是人們時刻要打破現在，也就是所以煩悶的根由。

求名求利以至求藝術的安慰，沒有一件不是受了這種煩悶的驅使，所以名利藝術等等的滿足，可以說是煩悶的變形物，然而煩悶一成不變物之後，又是有限又是不自由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有名聲地位的人，仍舊脫不了煩悶，不獨脫不了，而且還要一重重的加多。

要醫治這種心靈上的苦惱，到有一樣藥，不過他的效能是一時的就是了。這樣藥無論什麼人都可以用：詩人也好，藝術家也好，俗人也好，宗教家也好，真是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的一種萬靈散。——佛家叫他做般若湯，就是我們普通人吃的酒。要想做超人不可不嘗此味，因為他是無限神祕的一種象徵。

美人禁酒，於此可見他們是一種不瞭解神祕詩趣的國民，而且是現代機械文明的代表。酒有宗教的超越，和詩的神祕，近代散文式的人們不能領悟，都緣他們缺乏宗教性與詩趣的緣故。你們看平常無論如何說教義的人，只要灌下三杯般若湯，就可變成一種不同的人物，把向來的面具，都可一齊摘掉。在這個時候，因為他第一能超出我的境界而得到空間的自在，第二

七 目錄

- 天才的研究 (二) 郭耀東
- 無限性自由的經路 景尼
- 大學入學考試之商榷 田澤之
- 桃源似的樂牧鄉 (三) 郭耀東
- 小品六章 (六) 白雲 郭耀東
- 回首 (二) 郭耀東
- 「我只合獨葬荒丘」 (下) 天心

能超過時間的拘束，一直接時間的制約上飛向自由之天。所以酒醉的人，他的時間觀念，於目前的今日固不必論，就是明日怎樣，都可不管。不怕王公在前，不愛債主在後，傳統的道德也好，因果也好，都可以一脚踢開。

酒是有限到無限的一條康莊大道，也是灌漑人們有限生命的一種肥料。或者因為酒是美做的，所以他對於人們有和米一樣的功能。如此看來，別的東西可以微視，唯有酒是應該贊美的。且讓我們來組織一個免除酒稅期同盟會罷。

記神用酒，不是鬼神常人化，乃是恐怕神不飲酒不能發揮他的無限性；所以印度波斯祭神的時候，用哈爾西明和提忌耶等麻藥，回教用杜蘭西，米沙但伊脫人利用白伊勃爾。

吃了酒，個人固然可以極端享受他的自由性，然而在社會一方面看來，對於這種事情，當然是不許可的。何以呢？因為個人脫却了有限性，一直跑入無限的境界，要曉得無限的境界，就是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自我主義呀。有了這種主義的人，什麼事情都是主觀破壞的，所以社會對於這種人，不得不給他一種有限的拘束。

然而酒醉易醒，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所謂陷入無限的境地又要回來了。倘若經過了這一番的懊惱，所後有限性的束縛，比未曾無限的風味以前，更要捆得緊了。

酒以外還有一種東西也可以介紹人入無限性，這種東西是和食慾一樣，同為一種本能，無須練習，只要到了一定的時期，就有入無限性的可能。不過這種媒介物，比酒還要利害，有時連性命都要犧牲，因為想在有限的生命上求到無限，第一先要否定生命，然後能和徹底的虛無相一致。這種媒介物是什麼呢？就是戀愛。不過戀愛

是不能像吃酒一樣，可以不要相手方的。然而醉是個人主義，戀愛却和這個相反，是愛他主義。照這一點上看來，與宗教的性質，猶其相近。陶醉於戀愛中的人，除出戀愛天地以外，什麼事情都不管；到最高程度時，連性命都可不要，極端的去開展他的無限性。換言之，就是生命是一種有限的拘束，捨去這有限拘束的生命，然後可以入歡天喜地。生的苦悶，同死的恐怖都沒有了，掛在生命之弦上的，只有一個懸着的魂，自己的心靈和肉體，全都沒入這個中間去了。

在這個時候，他們對於社會上一般人所稱的道德，一概可以踐踏；社會方面看來，他們這種行為，固然是一個破壞倫常的叛逆者，然而對於君之馬前者忠臣，為親而賣身者孝子，為戀愛而捨身者，我們也不得不稱他是戀愛的犧牲家。從殺身一端看來，戀愛的殺身或者要受人的批評，然而刀光劍影，反映在綠酒紅燈的底下，不說不美，捨有限之自身以求無限之愛情，不能說不真。不然，我們若抱着實用主義的見地，那末，「祖宗之祀，至我而斷，」無論他是死忠死孝死戀愛，都應受同等責罰的。

藝術宗教，固為一體，然而華和美也實在沒有兩個範疇。不過藝術要用自身以外的材料來表現他的靈感，而宗教（信仰）則自身就可以直接美化，——他的媒介物不是繪具，不是大理石，不是織成功的錦，也不是排列着的空虛瞻管，乃是無字，無聲曲，無舞台的一種美化。宗教（信仰）的美只是生命的本身，死若死則死，愛，都與在這宗教信仰的一片靈光上然後能反映出來。

推言之，生涯的美，是字宙間全體美的斷片表現；所以佛家的淨琉璃是美，楊太真的死於馬嵬也是美，東坡的乞食是美，文天祥的正氣歌也是美。這種利利那間的美，是全體的部分表現，是心靈的閃光，也就是無限的自由。

這種媒介物是什麼呢？就是戀愛。不過戀愛

大學入學考試之商榷

陳東原

(二) 應試生的程度

一般教育家，多謂五四以後，中等教育，已有長足的進步。考諸實際，究不免令人懷疑。固然，由靜的死的被動的教養，而趨於動的活的自動的教育。由閉關的思想，而趨於解放的思想。由盲從的屈伏的精神，而變為自覺的存疑的反抗的精神。如此種種，就大體上看來，不能不承認這是五四後青年的進步。偏小範圍，自然也可說是中等教育的進步了。然而對於中學實際的學習，是不能不注意的。以知識的疏闊，因疏忽客他精神的健全，固然不可，以思想的解放，因而忽視了基本的學識，也是不行的。今就應試大學的中學畢業生程度看來，實在不能相信中等教育之如何進步。

茲可慎先生在他底對於中等學校地理課程之商榷（注）一文中說：「使地理上之事實，而須取決於考主之意見，則片馬勝不登雲南，月餘由於日球在月與地球之間，而印度將移至南半球矣。夫千百人中偶有少數魯魚亥豕之答，固不足為奇，但以吾國人近年來奔走呼號力爭之片馬為奇，而多數考主乃並不知所在之地點，則中等學校地理教育，而有改良之必要也。」又曰：「最近收回旅大，已成我國國民之口頭禪，但今年東南大學考試試地理者凡八百三十七人，其中竟有十人謂旅大在直隸，三十八人謂在山東半島，尙有一百三十六人，則謂旅大乃我國北方一個良好之軍港也！」成績如此，可笑亦復可歎。

（注）第四十六期，教育與人生。
十二年度北京大學國文、英文、數學、三科試卷底成績，據高等教育訪問社所調查，繪為一表如下：

科目	國文	英文	算術	合計
第一	50	50	50	150
第二	50	50	50	150
第三	50	50	50	150
第四	50	50	50	150
第五	50	50	50	150
第六	50	50	50	150
第七	50	50	50	150
第八	50	50	50	150
第九	50	50	50	150
第十	50	50	50	150
第十一	50	50	50	150
第十二	50	50	50	150
第十三	50	50	50	150
第十四	50	50	50	150
第十五	50	50	50	150
第十六	50	50	50	150
第十七	50	50	50	150
第十八	50	50	50	150
第十九	50	50	50	150
第二十	50	50	50	150
第二十一	50	50	50	150
第二十二	50	50	50	150
第二十三	50	50	50	150
第二十四	50	50	50	150
第二十五	50	50	50	150
第二十六	50	50	50	150
第二十七	50	50	50	150
第二十八	50	50	50	150
第二十九	50	50	50	150
第三十	50	50	50	150
第三十一	50	50	50	150
第三十二	50	50	50	150
第三十三	50	50	50	150
第三十四	50	50	50	150
第三十五	50	50	50	150
第三十六	50	50	50	150
第三十七	50	50	50	150
第三十八	50	50	50	150
第三十九	50	50	50	150
第四十	50	50	50	150
第四十一	50	50	50	150
第四十二	50	50	50	150
第四十三	50	50	50	150
第四十四	50	50	50	150
第四十五	50	50	50	150
第四十六	50	50	50	150
第四十七	50	50	50	150
第四十八	50	50	50	150
第四十九	50	50	50	150
第五十	50	50	50	150
第五十一	50	50	50	150
第五十二	50	50	50	150
第五十三	50	50	50	150
第五十四	50	50	50	150
第五十五	50	50	50	150
第五十六	50	50	50	150
第五十七	50	50	50	150
第五十八	50	50	50	150
第五十九	50	50	50	150
第六十	50	50	50	150
第六十一	50	50	50	150
第六十二	50	50	50	150
第六十三	50	50	50	150
第六十四	50	50	50	150
第六十五	50	50	50	150
第六十六	50	50	50	150
第六十七	50	50	50	150
第六十八	50	50	50	150
第六十九	50	50	50	150
第七十	50	50	50	150
第七十一	50	50	50	150
第七十二	50	50	50	150
第七十三	50	50	50	150
第七十四	50	50	50	150
第七十五	50	50	50	150
第七十六	50	50	50	150
第七十七	50	50	50	150
第七十八	50	50	50	150
第七十九	50	50	50	150
第八十	50	50	50	150
第八十一	50	50	50	150
第八十二	50	50	50	150
第八十三	50	50	50	150
第八十四	50	50	50	150
第八十五	50	50	50	150
第八十六	50	50	50	150
第八十七	50	50	50	150
第八十八	50	50	50	150
第八十九	50	50	50	150
第九十	50	50	50	150
第九十一	50	50	50	150
第九十二	50	50	50	150
第九十三	50	50	50	150
第九十四	50	50	50	150
第九十五	50	50	50	150
第九十六	50	50	50	150
第九十七	50	50	50	150
第九十八	50	50	50	150
第九十九	50	50	50	150
第一百	50	50	50	150

目錄

新術演第一集	二角五分
火創刊號	一角三分
火第二期	二角
超光季刊	二角
超光季刊	二角
歐戰後之世界	每冊八角
(優待學生)	
愛人人生之焦點	二角五分
光光	二角
內又中 雲精國 發動憲 機裝法 史	一元六角 四角二分 四角二分

海風時時吹來，涼悠悠的；北窗外就是一個小小花園，有些假山，池子，花壇，草徑，「三竿兩竿之竹，一寸二寸之魚」道也還不錯。我們警察僕人把房間佈置好後，即出來會見許多那裏的辦事人，會計，庶務，工程，管帶，學生，小學教師和主任一個年青而且活潑的怪子。他們問了許多南通及外面事情，我們也問他們那裏狀況，大家都覺熟識似的。

那次我們去的目的甚多，田園實習、測量植株、採集土壤、動植物標本、考察開墾法、耕種法、參觀農村市政、教育、自治、調查公司管理法、營養報告、農民生活等。有的是正式功課，有的是校中委託我們辦理，有的是我們自己願意做的。天天有這許多事應作，我們勢必要定一個時間表，於是乎勞微博引，將校裏先生所開示四、五時間辦事人所說明，二個人費了一晚上當一次臨時課務處，纔把功課配好。他的大致我還記得：早晨和傍晚，田園實習，測量棉株，上午出外採集各種標本，野外觀察、調查；下午整理和製造採集標本，書本上調查，對人訪問；晚間作報告，日記，整理調查錄，開三頭會議，預計明天應做各事體如何分配。每天的娛樂，運動，休息，談話時間，除規定總共三點鐘以外，在某一段時間，只要事體完了，或有特別原因，終歸可以大樂而特樂的。除採集標本，田園工作，特別參觀，野外觀察，都是三個一齊出發外；其他如調查，訪問測量棉株，整理標本……等，多半分開或輪流担任。以上為通常的日程，假使有其他事故或較遠較詳的致意，自當別論。假使出去有須人指導的地方，我們事前就選主任及其他辦事人一同去。我們因為環境新，所做的工作是自由的，合作的，有組織的，合乎科學的，所以覺得很高興。

又好看，所以我們時常往外跑，到海邊去採求大自然的秘密，仰望海上的趣味。加以四陸距海灘很近，只得二里多路，無論進進出出，每天終歸可以看見她的。我記得我初次到那裏的時候，我應手就想去看她。因為我雖是坐長江輪船進吳淞口到上海，從西湖北高峯看甌子門外，我總歸認那是江口一部分不是得海；縱然是她，也是隱隱約約看見，不著分明。所以我很願意立在潮頭可以打濕腳板的地方，看真正廣大的海。在到第四陸的第二天下，我鼓勇力主張明天到海濱，我那兩位同伴有同樣的慾望，很表贊同。H主任也願意當我們的嚮導，我們四人就於第二天吃早飯後，一擁兒出發。H先生是很健於行的，我們努力追趕追得上。經過四陸圩的東北幹路，周圍的視線都被青翠可愛，似城垣繞着的圩隄遮了。所見僅圩內數里的良田陂渠，樹木廬宅等。我們且走且談話，往來的佃戶看見也老遠就招呼，有時他佇立在家田角，高聲叫他們把棉田裡的瓜苗趕快拔去，行道樹要生保護。等過過了橋，上正圩東圩間的界隄，眼界忽然開明，莽莽蒼蒼，金湯起伏的海濤，從橫臥在海灘上，如龍樣的柳隄中蓬蘽出來。雄壯而且威媚的雄，第一次降臨，使人生都有希望了。努力前進，健足的指導先生，也落我們後了。愈走愈近，愈現出如偉大的樣子。一直跑到海隄上，腳跟定了，默默無言的凝視半個鐘頭，心裡說不出的愉快。看了她，自顧我，把人們做岸自尊的樣兒，營養損壞，剛值得失的行爲，矯偽造作的假面具，偏狹孤獨的觀念，一古老兒都不可消滅到什麼地方去了。哦！她是莊嚴，美麗，溫柔，偉大，虛若谷，迅若雷……不錯，——出神凝想了很久，密斯脫K機叫，「老T，跑倦不？站倦不？」

小品六章

(六)白髮

郭沫若

許久儲蓄在心裏的詩料，今晨在理髮店裏又浮上了心來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啊，你的名姓我不曾知道，你恕我只能這樣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罷，你替我剪了頭，替我
刈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塗了香膏。

你最後替我分頭的時候，我在鏡中看見你替我拔了一根白髮。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哟，
飄泊者自從那離開你後又飄泊了三年，但是你

一九二四，十月二十日，東京

回首

率若

葉姑娘的家搬來同我們一塊住着。我們北院的門都是向着天井開的，隔了天井便是鄰家，不過鄰家却祇有一間廚房的門是開在天井這面。我打從天井經過時，常是將兩道眼光望着那面，有時她也正在鄰家的廚房裏給我望見。當然這時她的臉上不會擦着脂粉了，小小的腮兒顯出紅潤的光澤，眼珠也還是和以前一樣活靈靈的。像見了我注目望她，便要低下頭去，然而有時也笑了，我見了她竟覺了我的注視，有時也要低下頭來。

「給你呢，」我紅着臉說。

「我不會給總提了蘿蔔回來；她也不會給我提過書籍。」

「智哥說了，看看我祇笑。我俯了頭，不好意思；但是心裏覺得非常舒適。」

到了舊曆的年終，學堂放了年假，除了早上和晚間父親在家裏，要督着我念書外；其餘的時間多是到別墅去，和智哥在一起。智哥說：

「『晚上大姊家的智哥在大門邊拉着我說：『老四，九舅爺要將素姑娘給你做媳婦呢。』』」

「不」。但是她卻一隻手拉着我站起來了。我朝有將蘿蔔抽過邊的籃子裏邊。

「這個太重了，我給你提回去罷；你將書箙給我帶回來。」我說着，不等她承認，便將書箙擡在那裏，提着蘿蔔，大踏步回去了。

「不，冷的很呢。——也要洗完了。」
我不便強着去拿過襪而來，祇得慢慢的擱下書籍，踞在一旁玩泥彈丸。一會兒她的蘿蔔洗完了，我也站了起來。爐一擦腰，爭扔下水去，我赶忙走近，兩手扶着她的手臂說：

「不冷的」。鍾細聲的答我，仍是俯着頭。

「不冷麼，怎麼鼻涕會掉了出來呢？」

「……他仰起頭來，向我微微的笑了一笑，想說什麼，沒肯說出來。舉起手拭去了鼻涕。

「素姑娘，我給你洗臉……」我吃的說。

着，凍的像嫩姜枝頭一樣的紫紅。我行了腳，靜靜的看着她，很想同她說幾句話。但盡力思索竟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她並不抬起頭來看我，默默的洗她的蘿蔔。許久許久，我覺得有些發悶了，

現代評論

第四期 目錄

小日報出版預告

鄧拙園啓事

晨報社叢書第六種
小兒第二集

心裏便這麼想：「素姑娘這我的聲音了麼？我這樣的念起來，她也覺得好聽的吧？或者她的母親也早說我念的好麼？」我走到她裏去，倘若她一個人，或者還有她的小姊妹在一塊，我也就默然的不說什麼，倘若有什麼我可以幫助她的，事，要是她母親在那裏，我便竭力想說出些話來，向他母親談談。倘若沒人注意我的一刻兒，就狠狠的看她一忽。有些時她是不會察覺，有些時她也正抬起頭來看我，我倆視線相交接，她即微微的一笑。我不敢也笑，反裝出沒事似的，繼續我的談話。不過常要因此錯過了話頭。她母親專心的做着她的活，不及來發覺我的。

一天我向母親要了一小塊綢料出來。母親說：「要做個襖子麼，就叫你姐姐給你做去罷。」我說：「我拿去請素姑娘做罷。」母親說：「別人事務多着呢，況且她也要給她的姊妹們做。」我一些不聽話，將材料送到素姑娘那裏。她給我做着襖子時候，我便靜靜的站在她旁邊，不轉眼的看着她一針一針的來動。她母親笑說：「四老表要是個女孩子才做針線呢！你看他這樣的專心看。」我聽着心裏非常安穩，知道她不會禁止我看素姑娘了。我總給她的太忙，但我却十分的愛那襖子。上面用紅綢繡着一朵梅花，邊緣是青線繡成的狗牙齒，中間用白綢定上鴨毛頭。她做好了交給我，笑着說：「沒有你家姐姐做的好！」我不說什麼，也對她笑了笑。

新年的幾天，全院的孩子們聚在一處來鬧。因為我接的，踢的都比他們好，分人的時候，都要爭來和我一。我說：「我就要素姑娘和我一。你們都到那裏去罷，我總會贏你們的！」他們不服氣，估着宜弟加進來，我還不承認，她勸我說：「管他的，多一個人也好」。於是我們便開始踢起來。我一回不注意，將襖子踢上房頂去了。他們都快意的說：「『踢下樓，狗去拖！』」我們是不管的：「我正沒法，她生氣說：『這就估着人！』」很快的去到他家裏，搬了小竹梯出來。他們見着，又說：「我們是不給誰扶梯子的！」她越發生氣了：「要你們管呢！我會給他扶的。」我眼說說的上去了，檢得了襖子，下到末兩梯，她說：「小心些，別踢了！」便將兩手張着接我，我扶着她的肩，一步跑下來。

我們每天踢着襖子，漸漸的同伴們感到乏味了。有些時要我一個人去要求他們。踢的時候也是素姑娘和我一，因為怕他們輸的太多又感到沒趣，我便故意讓他們幾次。但又顧着素姑娘也要因為輸了不高興，或者說我踢的壞，又祇得注意的踢。過着素姑娘有事不能來，我便再不提起踢襖子的話，同伴們來找着我，我也不去，直到他們說出：「沒有素姑娘便不踢襖子，什麼意思呢？」的話，我才迫着去，不過在場邊多是隨隨便便的輸給他們。於是他們拿住了我的短處，乘素姑娘不歸同來的時候偏來找我。我雖然知道他們的用意，但總沒心去競爭，祇有暗暗的惱恨他們，借了別的事恨恨的給他們報復。

在以前的新年，我是估着要到親戚處去的，曾經有過父親不讓我。我便哭起來的事。可這一年的我全然相反了，便是父親要我我也不去，偶然一天因為去的處所太多，估着我也去走一處，我想着不去，但沒有反抗的理由，又恐怕我家二嫂要說我：「捨不得素姑娘所以不去」的話——她在沒人處常拉着我說這類的話的，這纔強忍着走去，不過還是很早的回來。

快樂的新年很快的過去了，到了往年上學的時候，我心裏便就要起來，見了素姑娘就一陣陣的難受，默默的默默的睜着眼睛的定看，有了別人在一處我便死死的將眼光落到地上去，心裏潮湧着許多要說的話，但總不知說那一句，或者怎麼說的好。越感到着急，越是不敢發洩出來，有些時祇得悄悄的跑去睡了。一天，我去見了她，非常慶幸旁邊沒有一個人同在。我向她很很的看，心裏驕驕的抽理要說的話，預備向她說出。她俯着頭一些不轉動，彷彿故意不讓我看見她的面龐似的。我想：「你這樣討厭我麼！」眼眶裏裏便幾乎流出淚來。幾次想離開她去，但總勇氣竟然走開。她覺得了我要離開她的時候，微微的抬起頭來向我看看，我更不能走了。當我打攔了走的念頭，她的頭又重復俯了下去。最後我鼓着勇氣，紅着臉，期期的向她說：「素姑娘我要上學去了！」

我直直的注視着她，心裏怦怦的跳動，急切的盼她給我的隨便什麼答覆，她仍祇微微的抬一抬頭，有意無意的說：「要上學了麼！」

我失望極了，覺得她對我太冷淡，但總不會發生恨她的心，祇悶悶的隱忍着，紅着眼眶不敢讓淚落出來。她察覺了我的情景，頭更俯的深了。忽然我父親叫我的聲音從我家裏發出來，我忍着離開，心裏無數竹籤刺着似的。這時她又微微抬起頭來，向我微微的一笑說：「走了麼。」

我只合獨葬荒丘！(下)

天心

事靜小溪之邊，徐步走向深陰之林，林之深處是她的家，細碎的月光下，我看見滿地的小白花。

我看見滿地的小白花，細碎的月光下，我看見滿地的小白花，我採了一朵送給她；她的臉兒似與花爭嬌，她的眼合着那花以微笑。

她兩眼合着那花以微笑，她的臉兒似與花爭嬌，她的散髮如縷縷情絲把我繞，她的心懷好比天高，呀，我安得睡在那裏死了！

呀，我安得睡在那裏死了！我安得睡在那裏死了，我安得睡在那裏死了，我的心懷好比天高，我若得睡在那裏死了，在我未死之前，我將像飲過處女之乳泉，我將像飲過處女之乳泉，在我未死之前，我將像飲過處女之乳泉，在我未死之前，他的清香輕輕拍着我安眠；他的清香輕輕拍着我安眠，做着許多奇異的夢。做着許多奇異的夢，做着許多奇異的夢，做着許多奇異的夢，最後夢見臨睡時候，她駕着晚霞一去不歸，棄我於林泉間之冷宮。棄我於林泉間之冷宮，棄我於林泉間之冷宮，棄我於林泉間之冷宮，我夜夜都在獨自悲啼，忽有哀哀叫着的孤雁橫空，月明風靜的秋夜中，月明風靜的秋夜中，月明風靜的秋夜中，月明風靜的秋夜中，我哀叫着——一隻孤雁橫空，一隻孤雁哀叫着——「死時候，呵，死時候我只合獨葬荒丘！」

十二，十七夜半，讀商夢後。

